

奎虛閣

王延輝

著
作家出版社

海外僑

奎虛閣

王延輝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奎虚阁 / 王延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212-0006-5

I. ①奎…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4623 号

奎虚阁

作 者: 王延辉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473 千

印 张: 33.25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006-5

定 价: 5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名家课题
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

我瞅着镜子里的那张脸，
却不知镜子里瞅着我的是谁的脸。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失明的人》

目 录

上 卷

- 第一章 流放的舞蹈 003
- 第二章 少年心事 035
- 第三章 青涩或情色 073
- 第四章 仿佛传说 124
- 第五章 爱情的表情 170
- 第六章 云若 220
- 第七章 人间无数 245
- 第八章 风水流转 275
- 第九章 可雨 299

下 卷

- 第十章 文化的底细 321
- 第十一章 手足之叹 353
- 第十二章 一道不愈的伤口 368
- 第十三章 不必深追问假真 407
- 第十四章 天气不好，抑或不同的好天气 448
- 第十五章 爱情就是心痛 465
- 第十六章 奎虚的忧郁 499
- 尾 声 目光迷离 521

上

卷

奎虚阁

第一章

流放的舞蹈

距离奎虚阁还有几步远，哀乐从天而降，欧阳童怔了一怔，旋即意识到又有大人物去世了。

那一年哀乐不断，人们的脸色一次比一次阴郁沉痛。但对于一个不满 18 岁的少年来说，事件本身的刺激却渐渐不再那么强烈，倒是循环往复的旋律无形中深入了他的意识，差不多成了一支耳熟能详的流行曲，不定哪一会儿就溜到嘴边上来。那一年里还频发地震，所有的集体活动无一例外都要在露天举行，因此，欧阳童走进大门后，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哭作一团的人。他毫无预料，一时手足无措。好大一会儿他才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也就哭了起来。他哭得涕泗滂沱，越哭越要哭，看上去比在场的所有人都悲痛欲绝。

后来，当院子里的人都停止哭泣，纷纷散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陌生的大男孩儿仍旧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一位中年妇女走过来问他要借什么书，说要借快借，过一会儿就要闭馆了。

欧阳童这才停住啜泣。

他说：我不借书。

他是来报到的。

说起那个下午，欧阳童总免不了要露出几分苦笑。他说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那是怎样的一种处境和心境。他说多少次他借助回忆久久地注视着那个特殊的下午和那个孤独的少年，却从来没有能力可以表

述那由孤单、无助、恐惧而生发出的一次次钻心的疼痛。

“在一个突然失去了幻想和光亮的世界中，一个人就会感到自己是异乡人，是陌生客，他的流放无可挽救，因为他被剥夺而失去了故园的记忆和对乐土的希望。人与人生之间，演员与背景之间的这种脱节，正是人感到荒诞之处。”这是一个叫加缪的法国人说的。欧阳童在后来的阅读中与这位伟大的作家相遇，他毫不迟疑地认为，惟有这段话接近他在那个下午的感受。

“毕竟，”欧阳童轻声叹息，“这个叫作奎虚阁的大院子，对于一个少年、一个舞蹈演员来说，实在是太不相干了。”

二

本地人说起这个大院儿，一般还是沿用老辈传下来的称呼，叫它“奎虚阁”。只有外来户和有了些名头的人，才一本正经地称它作“墨都市图书馆”。好在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倒也都知道它的前身曾是个相当了得的私人藏书楼，其声望堪与清代四大藏书楼——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的“八千卷楼”、浙江吴兴的“皕宋楼”、山东聊城的“海源阁”比肩齐名。

据墨都市图书馆馆志载：“奎虚阁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位于云氏大院第五进院内，为坐北面南4间2层旧式楼房，楼下是阁主云氏家祠，楼上藏宋、元善本珍籍。云氏宅第，院凡五进，占地13975平方米（21亩），南北纵长215米，东西宽65米，青砖瓦舍百余间，除奎虚阁外，另有宏雅轩、海岳轩、博艺堂、汉画堂，各藏有明、清版本并帖片、字画、古玩、汉画像石等。云氏藏书历经百载，传之五代，精善宏富，洋洋大观，至第五代主人云文玉（1929年）始，顺应潮流，弘扬文明，所有藏书悉数捐出，于云氏大院固有基础之上，扩大规模，兴建新舍，广采书源，富以书藏，次第形成公共图书馆之建式，云文玉并出任墨都图书馆首任馆长之职。……”

云氏家族五代传承藏书的传说，在当地流传甚广，其中不少谈资

颇具传奇色彩。比如关于奎虚阁创始人云亦轩的说法：清道光年间，墨都府城南有条大河，有一年发大水，堤岸开了口子，若不及时堵上，不但墨都遭殃，连天津、北京也会受其连累。墨都知府不敢怠慢，急忙上奏朝廷，同时组织抢险。此时，在外做官的云亦轩正巧回乡探亲，墨都知府知道此人曾先后在贵州、广西、湖北等省为官，极有才干，便恳请他出任治水指挥。云亦轩欣然接任，即赴险地。是时溃堤已然越扩越大，成袋成袋的泥土和石料抛进去，跟馒头包子差不了多少，瞬间便被吞没。云亦轩见此情景，不顾官服在身，扛起麻袋包，就跳进水里。在场的官兵、民工看到连朝廷命官都豁上了，也就一个个舍命随了上去。决口终于被堵住了。恰在此时，皇上派来的河院也赶到了，人们遂纷纷向他报告云亦轩的功绩。当河院大人找到云亦轩时，他已经筋疲力尽，岸都上不来了。河院急忙着人上前扶持，当即赏银几万两。

云亦轩虽居官多年，却从来两袖清风，未经手过如此多的银钱。就与家父商量用项。其父是个老举人，素有藏书之癖，居室里外、床上床下，无处不是书。由于存放不善，一些善本珍籍或受潮变质，或虫蛀鼠咬，老举人早已是心痛如焚，值此良机，自是力劝儿子用这笔奖赏建一个藏书的好地处。云亦轩亦素有书癖，出任以来，庋藏搜求甚多，家父的意思可谓正中下怀，于是，历时不久，一座深宅大院并二层小楼便在墨都城西南角出现了。传说其后又有一年大河发水，虽水势湍猛，却只在堤岸一指以下奔腾，不敢欺上岸来，并有蹊跷之物隐在水里对话：“今年如何不上岸了？”“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墨都府有了奎虚阁，再不敢造次了。”

此为有关奎虚阁口传谈资之一，更多见诸野史秘籍的逸闻趣事也果然有趣。

比如云家的藏书规矩。先说晒书，传说中程序大致如下：二至三年晒书一次，全家人一起下手，并邀同部分亲友帮忙。时间是清明起，立夏止。之所以选择这个季节，也有说法，一是怕夏日阳光太强，容易碎裂书页，不耐久藏；二则恐夏天常有不测风雨，一旦收拾不及，悔之晚矣。至于秋天，当是担心阴雨多湿气盛，容易袭入书内。惟独

清明节至立夏期间，气候干燥，阳光柔和，最宜晒书。晒书的过程也极有章法：先把每册书依次散放于案上，阳光下晒一至二小时，辄移回室内，再按本来次序排列上架，继而用白丝绵纸将樟脑面儿包成诸多小包，取其一二装入书函，不得夹入书内。至于奎虚阁里的书，又别有不同。因奎虚阁藏书均系珍本，外有木匣，内有锦函，故清明节后，只是每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将全部门窗打开，使日暖风和之气徐徐进入，同时掸净架上浮尘，但绝不启函出书。如此大约五至七日，遂将门窗重新关闭，严锁密封，加之封条。如此程序虽然繁冗琐碎，但云家人始终代遵旧制，不敢有丝毫逾越。

对于奎虚阁藏书，云家实行的可谓绝对的关门主义。就连家中仆役，也不准其登楼，遑论外人。光绪年间，外省某文人有幸随本省学政入阁观书，之后既羨且妒，竟发出“人亡人得，聚散无常，昔日连车而北者，安知不橐载而南乎”之感叹。这段揶揄其实暗藏一段旧事：自古我国北方多战乱，经济、文化的发展从来输于南方，因此，恰如江南多才子一样，私人藏书也以南人马首是瞻。只是到了咸丰初年，江南一带兵灾迭起，战事频仍，诸家藏书也不免纷纷散出。是时云亦轩正官任江南河道总督，少不了“近水楼台先得月”，抓住时机，顺手牵羊。不仅搜罗购置不惮其烦，且动用大批运粮船将珍本运往家乡墨都，其身手令南方藏书诸家目瞪口呆，大为惊叹。以往“吴人散书吴人得之”，云氏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私家藏书的旧有格局，对北方藏书的局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谓功不可没。那位由羨而妒继生苦嘲之慨的文人，想必是南方人氏，否则，怕也不会将其愤愤无奈之情如此淋漓尽致溢于言表。只是他这一慨一叹不要紧，却叫当时破例发示秘籍的第四代阁主云兆卿大为不悦，从此变本加厉，对奎虚阁看管得益发严密，连一部分亲戚也不准再上楼了。那位文人是光绪十年冬得以观书的，据说时隔七年，也是冬天，《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冒雪前往墨都府，求观奎虚阁藏书，结果也吃了闭门羹。相传刘鹗颇为不快，临走还在旅店的墙上题了一首牢骚诗。后来到了民国初年，又有一位名人学士只为看一眼奎虚阁藏书，竟弃高职而不就，专求为墨都府令。可怜直到任职期满，也未能登楼半步。除此之外，更有第五代阁主云

文玉的启蒙老师，执教多年，硬是不曾稍获殊幸。

然而，尽管云家治理藏书如此严谨，却也终未脱逃“聚散无常”的轨道。传说中关于奎虚阁几次受劫的遭遇，应该说最是令人叹惋。

第一次遭劫是在清咸丰十一年二月，当时捻军攻占墨都，所过之处，悉成焦土，云氏大院也未免于难。好在此劫之后，云氏人家兀自不遗余力访求典籍及秘籍精抄，至于残余善本，则以新本配补或干脆取而代之，煌煌奎虚阁总算是减色不大。

继之民国初年，国内政局动荡，兵祸四起，兼有治政军阀对云氏藏书颇多覬覦，奎虚阁主人忧心如焚，其间虽未遭大的劫掠，但其精神压力堪称折磨。

然后就到了最可怕的那一年——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这年春天，一股土匪突然攻陷墨都城，并将司令部设于云氏大院。土匪首领是个莽汉，其属下书记官、参谋却均为前清生员，深知院内藏书珍贵。受此二人怂恿，奎虚阁中宋元旧刻、金石书画，或被择优掠去，或就地焚烧。更可怕的是，匪首渐知阁内藏书价值不菲，干脆从天津请来一位号称九爷的书籍、古玩专家。传说此人长身青皮，唇短须浓，在墨都逗留月余，始终未露姓名，只每日在奎虚阁内精选善本并碑帖字画古玩，最后装车十余箱，悉数运往匪首家乡。与此相反，众喽啰冥顽无知，全不把书当了宝贝看，或睡觉做褥当枕，或擦大烟枪、抹桌子、拭鼻涕，甚至当了柴草烧火做饭。由于宋版书都是毛头纸，不易燃烧，便有匪徒一边用其烧饭，一边嘟哝：“谁说宋版书贵？贵个屁！连火都烧不旺。”

这路土匪在墨都城总共盘踞了八个多月，奎虚阁价值连城的古籍几乎被破坏殆尽。即便如此，尚有几室抄本依然满架。土匪被击溃后，云氏人家渐次返回，面对满目疮痍，遍地凋零，第五代主人云文玉顿足捶胸，唏嘘不已，须臾，遂做出将所余书藏悉数捐赠当地政府的决定。至年底，墨都图书馆宣布开馆，云文玉出任馆长。

这些传闻轶事，欧阳童从小就没少听过，只是大都成了左耳进右耳出的货色。惟独“奎虚阁”三个字，叫他一想起来，就影影憧憧有些说不出的滋味儿。

却没想到，命中注定他生命的相当一部分必须要与奎虚阁发生联系，包括生发和埋葬自己最刻骨铭心的爱情。

报到的当天夜里，欧阳童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有个小老头儿，擎着一只明明暗暗的灯笼，隐了脸面看不清，却始终踩在一架摇摇晃晃的木梯上，慢腾腾地往书架上爬，爬呀爬呀，爬呀爬呀，总也爬不到顶……

欧阳童就是这样给吓醒的。他蓦地睁开眼睛，四周漆黑，没有丝毫轮廓。他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惟有一种凄惶感无可名状，无所适从，甚至要恶心，要呕要吐。这时，欧阳童意识到自己其实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于是努力调动半明半暗的意识，强迫身体一跃而起，朝印象中的门口扑过去。潜在的意识适时指明了灯绳的位置，他几乎是用整个身体把灯拽亮。然而耀眼的白炽并未立刻改变他的心境，望着这间堆满书和书架的陌生屋子，他的恐怖反倒又增添了上千倍。走！快走！快离开这里！他在内心高声嚎叫着，同时迅即拉开屋门——妈呀，这一刻是多么的难以忍受，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已经逼近了你——欧阳童终于飞一般窜出了屋子。

屋外阒寂无声，仿若一个更大的梦境。欧阳童飞跑着，穿过一进又一进院落，惊起一声声野猫嘶叫。这个层层递进的古宅，简直就是一幢巨大的迷宫，无头无尾，无始无终……

就在他几乎瘫倒下来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灯光。

灯光来自传达室门口。欧阳童望着那片昏黄的光晕，身体里生出一股热流，顺着肠道汨汨而下，发一声响，坐在了地上。

下午到馆长办公室报到的时候，馆长看也没看欧阳童呈上去的介

绍信，只说了一句“怎么偏赶这么个节骨眼儿……”，就顺手交给了带他来见馆长的中年妇女，“人就归你了，小单。正好办公室忙不过来，你就带小家伙跑一趟，去把黑纱买回来吧。”然后又对欧阳童道：“这是阅览室的单主任。”

布店里人头攒动，全是在抢购黑纱。单主任站在人群外有些不知所措。欧阳童对这位刚才主动跟他打招呼的好心主任心存感激，就上前讨过她手里的款子，三摆两摆鱼儿戏水般消失在人群里。再出现时，已是满脸汗水，怀里紧抱了一匹黑布。单主任见状赶紧迎上去，一边拿手帕给他擦汗，一边不住地说：“到底是舞蹈演员，身子就是灵巧……”

再回到馆里，天就黑下来了。单主任从伙房要来半盆剩菜、几个馒头，招呼了欧阳童，在院子里吃起来。大约吃到一半的时候，哪里又传来一阵哀乐声，单主任眉头一皱，迅速放下碗筷。

欧阳童略一迟疑，也放下了筷子。

单主任却说：“吃你的。你还是个孩子，别耽误了身体。”

恰在这时，拥来许多人，单主任拎起黑布，把大家叫拢。

黑布渐渐变成一条条黑纱，单主任先给欧阳童臂上套了一条。随后小白花也在哪儿做成了，有人端一个盆儿送来，单主任又是先取了一朵给欧阳童别到胸前。这些事做完以后，天就挺晚了，人们谁也不跟谁说话，陆续离去。单主任望着欧阳童思忖片刻，说，天不早了，你就到阅览室凑合半宿吧。

单主任带着他穿过一个个院落，最后在一排平房前面停下来，打开其中一间，又顺手拽亮电灯，指着一溜长案子道：“就在这张阅览桌上将就将就吧。好在天不冷。又是平房，真要发生地震，也不会有多大危险。”

坐在潮乎乎的地面上，欧阳童回想着这一切，再次觉得恍若梦境。他疑心自己是否又睡着了，或者是一直就没醒，此刻正从一个梦跳到另一个梦里边。他揉揉眼睛，掐掐胳膊。院子里已经有落叶了，一阵风刮过，便有哗哗啦啦窸窸窣窣的声音满地乱跑。他望了望大门口，大门关得严严实实。他倏地立起身，迅速走到院墙根儿，上下打量几

眼，腾身一跃，上了墙头。

街面上隔三差五亮着一盏路灯，街道便仿若明明暗暗的河流，悄无声息地延伸开去，欧阳童踞坐在衰草摇曳的墙头上，觉得自己像个迷失了方向的水手。还是回歌舞团吧。他长叹一声。毕竟那张睡了五年多的木板床还没撤，被褥也还都在。至少，他又看看手表，至少还可以再安安稳稳地睡上几个小时。

平生第一次在深夜漫游，欧阳童渐渐生出些许惬意。他甚至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从这一夜开始，他终于不再是个孩子了。只是这一新鲜而又奇异的感受，不时被三三两两的纠察队斩断，欧阳童也就要不断地躲进胡同里避一避。墨都市的胡同极有特色，若是白天，在长长的人来车往的街道上，突然往左或往右一拐，你会觉得仿佛踏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人声市声瞬间远去，只有脚下干爽的青砖，还有胡同上方一线蓝蓝的天空，还有偶或凌空飞过的鸟儿，还有一边院落里探出的青青或黄黄的枝叶，只有这些无言的造化，陪伴着也激发着你无尽的遐想。但此刻却不一样，黑洞洞的胡同口，怎么看都像是怪物张开的大嘴，欧阳童每次躲进去，都怕背后伏上一个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又一拨纠察队“咔嚓咔嚓”地走过来。欧阳童照例身子一闪，折进一个胡同。这一次却真把他给吓坏了——往墙根一拐一贴的同时，分明感到身子靠住了一个软绵绵的物体。幸亏不等他叫出声，那物体倒先发出一声轻微的惊叫，听声音不是孩子就是女人。情急之中，欧阳童顾不上别的，只脱口说了一句“我不是坏人”，就不再动了。

纠察队过去以后，欧阳童赶紧站开一些，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对方却一声不吭，也不动身子。欧阳童有些诧异，但不便再做探讨，就蹑了脚往胡同外边退。

“别……别走……”对方终于嚷出声来。

欧阳童这下听清了：是个女孩儿。声音里含了极度的惊恐。就走过去，说：“别怕，我不是坏人。”

女孩儿慢慢伸出一只手：“请……请拉我一把。”

欧阳童犹疑片刻，伸手握住。却没拽动。想了想，索性贴近前去，两手插在她的腋下，一使劲儿，半抱半扯地竖了起来。女孩儿头顶刚刚齐他胸口。

“怎么了？迷路了？还是谁欺负你了？”欧阳童说。

女孩儿不回答，嚤嚤地哭了。

欧阳童蓦地嗅到一丝暖烘烘的湿味儿，他心里一惊——妈呀，这小姑娘敢情是尿裤子了。

歌舞团大门自然也是关得严严实实。欧阳童只好再次翻越墙头。落地时，他顺便又瞟了一眼手表——时针正指向三点。小姑娘该在自己家里睡沉了吧？小姑娘不但尿了裤子，两腿也软得直打弯儿，欧阳童当时真想背上她走，她却死坠着身子不愿意。欧阳童只好将就着，还要不时地避开纠察队。后来，在一个胡同口，小姑娘停下来，固执地不再让欧阳童前送半步。欧阳童实在拗不过，就由她独自消失在胡同里边。

歌舞团院子里布满了各色各样的防震棚，像极了难民营，欧阳童在其间既穿插又迂回，好歹才走进楼洞。男演员宿舍在五楼，一帮愣头青，自恃身手快，又对死这档子事看得挺遥远，根本不往心里放，都没下楼安营扎寨。欧阳童推开门，刚要悄悄躺到自己床铺上，对床顶头的雷可恕惊醒过来：“怎么搞的？连个招呼也不打，就不见人了，真有你的。”

欧阳童“嘘”了一声，压低嗓门：“我报到去了。我不愿下午全团集合的时候再露面，问三问四的，多没意思。”

“×！真虚荣！你是腿坏了，又不是专业不行，害羞个屁呀！”雷可恕说完这几句话，立刻打起鼾来。

欧阳童笑笑，展开四肢，舒舒服服地躺下。

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房间里依稀可辨的陈设和家一般亲切的气味儿，叫欧阳童心里阵阵发酸，眼眶里甚至热热地润上水来。是啊，雷可恕说得没错儿，你当然是由于腿的毛病才被迫改行。膝盖积水……欧阳童抚摸着那个不